

## 第 12 章 沖繩民族主義的創造

-----p280

「當時的沖繩人，是日本人或是中國人，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かういふ風に他們雖然是身為曖昧不明的人民，但對興盛的貿易而言，是非常方便的。」

被稱為沖繩學之父的伊波普猷，是這樣形容薩摩統治下的琉球。<sup>1</sup>

新編入大日本帝國地域的居民們，基於統治者的「方便」，繼續身處於是「日本人」與非「日本人」的地位中。若以到最後法制上的區分都沒有消失的朝鮮與台灣來相比較，沖繩儘管在 1920 年已進行統合，仍強烈的留著普遍的差別。其中存在著在沖繩住民與「日本人」的關係中的身份摸索。

本章討論的，是作為創造沖繩「民族的」身份的人物－伊波普猷。關於伊波有很多的相關研究，在此討論他，是為了解證前述處於曖昧狀態的少數民族的反應。從本書所討論的，即可看到各地少數民族共通的搖擺不定的型態。

### 對沖繩的同化

在進入對伊波的檢討之前，關於他思想形成時期的沖繩言論界狀況，必須大略說明。

-----p281

自清國從日清戰爭中戰敗以來，沖繩的親清派後來幾乎斷絕，明治中期開始沖繩的主要新聞就變成以『琉球新聞』為中心，在論壇中朝向日本的同化論變得很興盛。『琉球新聞』的主筆太田朝敷，在 1900 年的演講上留下了眾所皆知的一段話：「沖繩今日的當務之急為何，從一到十都是他府縣的事務。極端地說，連打噴嚏都是按照他府縣吩咐的來作。」<sup>2</sup>

但是，沖繩的同化論，卻與統治者的不同。比方說太田在 1903 年的社論所說的：<sup>3</sup>

在我輩眼中，除了「如何使沖繩縣擁有與其他府縣同等的勢力」之外沒有別的問題，如果以〔琉球古來的〕結片髮、纏大帶來與全國民相比，我輩是很強的；若以四書五經的知識來勸散髮與全國民相比，我輩也不需要被獎勵以新教育……

其中的目的是「發展沖繩縣民的勢力」，太田認為「要達到此目的的第一個手段即是同化」。在此，同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太田一方面提倡同化，另一方面激起對「大和人」的對抗意識與憎惡。他形容「大和人」「視沖繩人民為奴隸，對本縣抱著所謂殖民地的觀念」，就「如同歐

---

1  
2  
3

洲人種對待美洲的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又如對待未開化野蠻的非洲人」。<sup>4</sup>

有這樣的認知，一方面也是因為太田主張同化的理由，是體認到「全國僅有百分之一的地方，其地位勢力無法繼續維持自古以來的風俗習慣」的狀況。就是說，「如果無法做到維持，我們就進一步去做到同化，這是讓形勢自然的發展，而應該採取的兩個方法，即是積極與消極這兩個方法。」但是，消極的同化即是處於統治的現況，

-----p282

「在優勝劣敗的法則統治下，必然會感受到相當多的不利。」所以一方面提倡「大和人」與沖繩人的「調和」，一方面同時「我輩所主張的調和，是對等的調和，不必要作為縣民降服在他們之下，要避免感情的衝突。」<sup>5</sup>

在太田的背景中，他也參加了 1896 年失敗的共同會事件。這個事件，琉球的舊士族集合了七萬多的署名，在琉球處分之際由為昔日琉球王的縣知事帶到東京的議會，向中央政府請願發布不同於本土的特別制度。這個請願，雖然在宗旨書的開頭，琉球王就揭示了「作為純然的帝國臣民」，實際上作為首長的琉球王並沒有要朝向沖繩自治，也就是伊波普猷所說的「類似愛爾蘭的一種特別制度」。

6

1896 年，日清戰爭清國戰敗後，此時是想假清國之力復活琉球王國的期望被消滅的時期。那七萬個署名，集結了當時沖繩大部份的成年男子，對舊士族們而言是最後的賭注。但是這個運動，被日本政府否決了，因而深感挫折。然而這個運動受到挫折的一個因素，是新聞記者在進行階段所作的快報，批判比起自治更應該進行與內地同樣的地方制度改革，向這位記者寫感謝信的就是原敬。<sup>7</sup> 在前述第十章，由平民出身的謝花昇所進行的參政權請願，是士族們的自治獲得運動終息之後的事。包括太田在內，對沖繩來說，琉球王國復活與特別自治都已經不可能實現，無法再考慮透過「同化」獲得作為「日本人」的平等以外的方法了。

但是，在同化論高漲之時，朝向（地位）平等的獲得方面，也是一個要因。那就是將同化認為是「文明化」的契機。

以太田的例子來看，他對沖繩舊有的風俗習慣有很多的批評。以批評的對象為例，他認為華麗的祝日與送葬儀式是沒有用的，那些只是區隔舊士族與平民的「階級弊風」。而且，他認為「關於本縣第一最先要被矯正的」，是傳統女性地位的低下。廢止蓄妾的風俗與遊廓，

-----p283

是作為女性教育的普及作為改革的對象，感嘆舊有的區別身分的服裝與用語在女性之間存在的太多。<sup>8</sup>

前述第二章，在『琉球教育』雜誌上將朝向日本的同化說成是「文明化」的

---

4

5

6

7

8

促進。但是在『琉球教育』中，「文明化」與「日本化」對立時，很清楚的是後者優先。太田卻認為「在他府縣的慣習中，非常醜陋的也很多，可說是善惡共存」，在這種情形下遂主張「有必要果斷迅速的朝向西洋風改良。」他的同化論，從沖繩慣習中的身份差別與女性地位開始，改良成「訴求人道訴求歐美文明等的感覺面白からざるもの」。<sup>9</sup>

在以太田為主筆的『琉球新報』，表面上雖說著同化，實際上卻可看見談論著獲得作為「日本人」的平等以及文明化的促進的新聞。例如在 1898 年，那霸郵便電信局的職員批評只支付他縣人的特別補助，認為「他縣人與本縣人均是日本帝國的臣民」，主張廢除差別待遇。翌年，又有批評（日本）本土來的警官橫暴，以「人身安全」受「憲法的保障」，認為這種反「文明自由的空氣」，使得「野蠻的惡習在他府縣也變成可以存在的事」。<sup>10</sup> 這些主張，在同化論中作為平等獲得的手段上，可說是起了某種作用的東西。

但是，以沖繩同化論作為手段的一面，漸漸失去了。賭上自己的身分作為政治目標實現的手段的壓力消失了。同化本身已經自己目的化了。

它的要因，有以下幾點。第一，十九世紀末的沖繩早已失去「文明化」與「日本化」的區分。下一章要談論的，為了要發達 1920 年代的朝鮮與台灣的溝通方法，

-----p284

雖然表現出要學習日本以及從歐美直接輸入「文明化」要素的傾向，當時沖繩的「文明化」輸入被限制須經由內地。

甚至是太田，對「文明化」與「日本化」的區分也覺得很敏感，「依世界的形勢來革新本縣，是個新奇的希望，我輩今日對我縣民的鞭撻，是想早一日與內地各地方並行，脫離被征服者的地位」，在「日本化」的框架外追求「文明化」之事，被認為是不可能的。雖然他揭示了作為「新沖繩建設的大原則」，有『不違背國體精神』、『順著世界局勢』二條，但兩者平衡的崩壞並朝向「日本化」傾斜的可能性很大。<sup>11</sup>

再者，將「文明化」設定為目標，必然會認為沖繩古來的風俗習慣很多是「野蠻的」。太田以「令人忌諱的野蠻風俗」來批評毛遊び（男女野外交際），提議「設立文明流的俱樂部」，不久將達到所提倡的「如果能變得高尚，那麼將成為內地流作為自然的結果，勢必會達到全國一致」。<sup>12</sup>『琉球新報』的報導也說「我舊慣極少是在本島固有發展的，大多是承受由內地或漢土所輸入的」，以「被他縣人嘲笑的眼神來看」作為理由，主張「縣當局應該就紋身婦人的渡航給予嚴重的取締。」

實際上，太田以連「打噴嚏」都要同化為出發點，在演講上提倡將女子教育作為「文明化」推進的一環。在此所說的極端的同化論，是他要將此作為沖繩最

---

9  
10  
11  
12

後的刺激，令住民「覺醒並站起來」吧。但是同時，太田在這個演講中，特別強調女性的「外觀」與大和不同之處，他說到：「本縣要和他府縣相同，在從本縣人的腦袋中除去稱之為內地的觀念之後，就是要從他府縣人的腦袋中除去琉球人的觀念，假如沒有完成最後的動作，那麼對琉球的特別看待，永遠都無法免除。」<sup>13</sup> 文明的標準放置在「他府縣」的結果，就是被從「他府縣」來區別，立即就意識到沖繩的「野蠻」。

太田認為在沖繩的社會中存在著「守舊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對立，「我輩經常奮鬥於進步軍的陣營」。<sup>14</sup>

-----p285

他本身，並不是向日本屈服，而是期望沖繩的「進步」吧。但即使是太田，在選擇〈同化＝文明化〉與〈反同化＝野蠻〉時，亦被囚困在統治者設定的二項對立圖式的圈內。

又同化將自己目的化的這個要因，最初主張為藉著自己的努力而改善現況的積極行為的同化論，不知不覺逆轉了，變形成認為現況的責任是同化的努力不足的理論。退回去稍早時期，1916 年的『琉球新報』揭載了以下報導，正說明了與以前太田的同化論的距離。<sup>15</sup>

對於他縣人的本縣人持有差別觀念是不當的，往往可以見到對此憤懣的縣人。吾人亦一応の理なきにあらずとなすも，冷靜的思考，其實過半的責任應該是縣人來負擔。縣民的風俗言語雖漸次改善，但跟他縣比較，還是沒有辦法獲得關愛的眼神。特殊的婦人服裝及一般縣民的言語不通，縱使其精神內部橫溢著國民的情感，對於縣外人到底還是不能興起同類的情感。吾人懷抱著作為他縣人的差別感，其過半的責任應該由縣人負擔。

在此所用的「本縣人」稱呼，是為作為與「琉球人」的差別語，而固定下來。「他府縣」這個詞，借用太田的意思，是為「從本縣人的腦袋中除去稱之為內地的觀念的最後的工作」，換句話說，「琉球」與「日本」（「內地」）對立的稱呼在國家中是不存在的，採用「日本」的一縣的稱呼是普遍的意向。所以，回歸到因同化的努力不足而造成差別的原因的理論，漸漸侵蝕沖繩的內部。

然而，沖繩的同化論，變成對朝鮮、台灣、愛奴的差別論，這種情形同樣出現在『琉球教育』的教員中。

-----p286

朝鮮內地人殖民者也有著相似的情形，渴望作為「日本人」的權利，產生主張強調與非「日本人」的差異。太田說：「沖繩絕不是日本的新領土」，強調沖繩不是殖民地而是「日本」，反對大和方面將沖繩人視為與「北海道的愛奴一樣」，是具有「謀反企圖的劣等種族」。在『琉球新報』的報導上，也形容農村人用來取樂

---

13

14

15

的毛遊び與沖繩音樂是「野蠻至極的」，「被想像成台灣的生番」。<sup>16</sup> 雖然他們本身沒有見過愛奴與「生番」，但是他們還是將其視為「野蠻」的代名詞，而使用了那樣子的敘述。

1903 年的人類館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也就是發生在大阪舉行的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期間，東京人類學會人類學者們企劃展示朝鮮人、「生番」、愛奴人與沖繩人的事件。此時太田在『琉球記事』的報導中強烈反對「將我族與生番愛奴同等看待」，並且強調同化的進展，「本縣的教化今日已急速提昇，如服裝方面男子十分之八、九已改變，女子方面雖比較慢但每年改裝的人的數目都有增加」。<sup>17</sup>

這件事應該要注意的是太田的反駁，「雖然他府縣人往往指本縣人民為日本國中特種的民族，但我不認為我輩在素質上能夠區別開來」，強調在人種上沖繩是被包括入「日本人」的。人類館事件的翌年，在報紙上宣揚「吾等的祖先恐怕有很多是清和天皇的後裔，難道忘記了名聞天下的鎮西八郎為朝這個人了嗎？」並且出現了歡迎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擴張的報導。<sup>18</sup> 這些在琉球處分時從日本方面流傳出來的沖繩人對所謂「日本人」的主張，意味著以滲透入沖繩內部。

伊波普猷登場前，沖繩自己的規定已經醞釀而成。於是伊波就擔當起以學問來證明這樣不確定的輿論的期望，沖繩學就此展開。

-----p287

## 二重的少數族群

伊波普猷 1876 年出生於那霸的士族家庭。這個家庭雖然不租房給大和人以及討厭大和，但母親還是獨斷的為他（伊波）提出了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入學申請。

伊波的年幼時期，是往後與他的沖繩史觀無法逃避的關係之一。隨著學校的搬遷，他只好離家前往首里。回想起來，此時的伊波對「學生們的遣詞用字與風俗習慣和那霸不同」感到訝異。然而，「當時仍存在著階級制度的遺風，貴族子弟輕蔑平民子弟」，首里的學生取笑「外地者」的伊波，「就像對其他那霸人一樣」。原來是愛哭的撒嬌小孩的他，得到了思鄉病，「晚上往往會夢到家裡」，週末回那霸對他而言「是比什麼都快樂的事」。<sup>19</sup>

現在的我們，眼見大和與沖繩的對立時，容易忽略當時沖繩內部的差異。伊波漸漸被同化以首里語渡過學校生活，回到那霸家族們聽到他的首里口音，都說：「我說的話音調聽起來很好笑」，可見言語間有著不少差異。關於仍存留的階級制度，例如比伊波小六歲的東恩納寬惇，在成年後說到：「私下的話題都是在談論以別人的名字來看他的出身，確認『啊，他是士族』與『哼，他是百姓』的

---

16

17

18

19

階級，才會覺得安心」。<sup>20</sup> 伊波與東恩納在往後作為沖繩史學者的爭論中，針對首里土族出身的東恩納非常肯定琉球王朝這一點上，伊波的立場稍微有點複雜。

無論如何，伊波接受了身為「外地者」的排斥，藉著以同化克服了這樣的情形，最初的同伴，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大和人而都是首里土族。同化不只是語言上，比方說在那霸十三歲有成年禮的風俗，為融入首里的同學中，伊波在十一歲就舉行了成年禮並綁上髮髻。這樣的體驗，很難認為他對結髮抱持著情感。之後，在中學校被大和出身的副校長強迫全員斷髮，

-----p288

他說：「看到印地安人（美國原住民）的照片後，每個學生都應該要斷髮、穿洋服。在日本帝國的中學中，仍有結髮這樣不修邊幅的風氣存在，實在令人感嘆。」遂有強制將髮髻剪掉的事件發生，伊波仍依稀記得為拒絕斷髮而逃跑的土族學生的模樣。（『伊波普猷全集』10卷97頁）。

在社會學的人種研究上，少數族群中很容易接受來自多數族群的同化壓力，就所知道的是少數中的少數。少數族群社會內的壓迫經驗，是因為在面對文化時所養成的相對態度。

儘管有這樣的衝突，日本政府的教育還是滲透進學生們之中，同化被當作是「文明化」而被接受了。斷髮是「日本化」還是「文明化」很難區分，斷髮事件之後，副校長向中學生們列舉了在沖繩中應該被改良的事物。其中列舉的，有結髮、女子刺青、早婚、女子教育、語言、以及舊慣保存政策。語言能被說成是同化吧，總之對中學生們而言，從沖繩古來的風習中，女性地位首先被當作是反「文明化」而考慮將其改變。伊波在四年級時去過京阪地方作校外觀摩，學生們「見到了很多讓人眼花撩亂的物質文明」，更加希望升學，「內地」於是就成了「文明」的代名詞。（七卷363、365頁）

這就是為什麼學生們對於開「文明化」倒車的強制同化有劇烈的反對。眾所皆知的，在日清戰爭後發生了中學校罷課事件。日清戰爭中作為最前線基地的沖繩，局勢很緊張，為了防禦清國艦隊的攻擊，大和來的居民組織了義勇隊，伊波與其他中學生則進行了射擊訓練。在1895年夏天，修正了沖繩一般中學校規則，決定將英文降級成選修科目。這個決定使得學生們情緒激動，以伊波他們為中心遞出全員退學申請而釀成事件。

當時的校長是沖繩縣廳學務課長兒玉喜八，已經在前年主張廢止英語科：

-----p289

「大家完全都是使用普通話，還必須去學英語，真是可憐。」卻招來了學生們的反感。經過這個過程後仍決定執行將英語科真正的廢止，借用太田朝敷說的：「如果要鼓吹國民精神，最終只能靠教育的工作」，藉此要把「沖繩培養成殖民地」，於是在沖繩社會中支援罷工與不信任兒玉的輿論開始高漲。<sup>21</sup>

經過日清戰爭的勝利，向日本表明愛國心以及「普通語」的熱潮正高漲，學

---

20

21

生中也出現有從軍意願者。單就兒玉（喜八）來說，在那樣的沖繩狀況看來，廢止英語並將重點放置在「普通話」與「國民精神的鼓吹」上的教育轉換，也許沒有想到會招致反彈。但是在沖繩，一方面提倡語言和風俗的同化，沒有象徵「文明化」的英語，而是將重點放在「國語」以及忠誠心的養成，被認為是「培養成殖民地」。

長達六個月的罷課結果，兒玉（喜八）轉任台灣總督府，伊波他們也因退學處分而離開，伊波爲了求學的機會去了東京。原本害羞的伊波，受到同學們不停地慫恿遂參加了罷課，他敘述這個經驗：「當時的我是非常愚鈍的青年，他日變成政治家，決心要爲受侮辱的同胞奮鬥。」（一卷 12 頁）經過這個事件，他超越了那霸與首里等地方意識，而將沖繩全體視爲「同胞」，可以說是深深體會到沖繩民族主義。

但是，上京後的伊波的前途並不平穩。儘管中學畢業了，但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卻失敗三回，1906 年東京帝大畢業時都已經三十歲了。因爲故鄉的家經濟穩定，好像也沒有辛苦的一面，所以在這樣的挫折中，他判斷「自己的性格與環境」不適合成爲政治家，遂改變了志願，在東京大學中專攻語言學。（一卷 12 頁）因爲沖繩的政治改善了，集團特性的確立與志願也跟著改變了。

-----p290

而且，伊波的轉向，是否爲資質上的理由仍有疑問。他在 1910 年的談話中說道：「今日不管如何急迫如何推動，都無法讓一種不成文法給予沖繩人政治上及實業上的權利。除了向學問求取力量外，已經沒有別的方法了。」面對內地人，「敵愾之心伸展至學問上，要證明沖繩人在學習上足以與內地匹敵」。<sup>22</sup>伊波很難說是具有適合政治家的資質，但因爲擁有這樣少數族群的社會背景，也很難逃避吧

對於探索沖繩這樣的特徵時，他（伊波）從高等學校入學前就開始發表文章，在大學求學中就已經開始提倡作爲沖繩民族起源論的「日琉同祖論」。但是在檢視這個之前，必須要認識他在大學入學前的沖繩觀與日本觀。

首先，他在高等學校入學前的 1900 年的投書中，對於日本與沖繩的關係，有以下的敘述：（10 卷 3 頁）

琉球，是介於日本與中國間的島國，昔日常戰戰兢兢地仰視兩國的鼻息。對中國進貢方物享受冊封，一是爲了得到交易之利，二是爲了獲得保護；對日也時時來朝表示臣屬，其理由也是相同的。

在此看到的歷史觀，對日本當然是有忠誠心的，但不必然顯示沖繩與日本是一體的。同時，他批評第二章所說在『琉球教育』報導中揭示對日本的愛國教育，是「唐人的夢話」。（10 卷 5 頁）

依此顯示伊波抱持著對日本的排斥，但他也不是親清派。據說當時的伊波，

-----p291

沖繩的歷史以「日本思想與中國思想間彼此的消長」作為基調，他形容自己尊敬的沖繩史中的偉人蔡溫，是「兩思想的調和者」。(11 卷 229 頁)他指出，日本與清並不是對立，而是不偏向任何一邊的調和。

更加引人注意的，不只是日本與清調和而已，沖繩內部也正趨向調和。根據伊波的第一次投稿，所謂的「島國」是「必是如同家人一樣的和睦，可悲的是這個定義不適用於沖繩當地」，沖繩內部「目前存在著為了小得小利的爭端」。如果接受他這樣的說法，如此的對立是歷史的產物，在沖繩的歷史中有「中山、南山、北山三國」分裂戰亂的時代，「至今，三山時代的隔閡依然矗立在人心之中」。(10 卷 6 頁)

因此，就顯示出他以後基本的中心問題意識。也就是日本與沖繩的對立以及沖繩內部的對立，如何導向調和。煩惱身為那霸人與首里的對立、煩惱身為沖繩人與日本的對立，不用說，這是身為少數族群的他的經驗中反映出來的雙重意義。關於對日本的關係，他在初次投稿中也觸及到 B.H.chamberlain 的琉球語言研究，之後以這個學說作為日琉同祖論的原型，在此對於沖繩內部的對立稍微可看出他的見解。

伊波在高等學校求學時所說的「琉球三種人民」，寫在獨特的沖繩人論中。據說，沖繩「至少有三波人種的移著」，歷史上「如三山的爭亂即可歸因為人種的競爭」。此時的伊波，正認為沖繩歷史中的對立，是「人種的競爭」。(10 卷 13 頁)

據當時的伊波說，三山時代的沖繩人為「喜好殺伐、從事爭鬥的外開之民」，持續著血腥戰爭的狀態。(10 卷 7 頁)調停這個對立的，是建立琉球王國的尙家。他說尙王朝統合分三個階段。首先，「尙巴志的武力破壞了三山的勢力劃分」，第二，

-----p292

「尙德的對外征伐鼓勵了琉球全體的精神」，最後，藉由「尙真的中央集權」完成了統合，「三種人民開始混合」。(10 卷 13 頁)也就是說「人種」的對立，首先是藉由武力強制破壞相互的境界，第二進行對外戰爭宣揚民族主義，最後尋著中央集權與制度的統合的過程，達成調和。

不用說，這三個階段也適用於日本與沖繩的關係。首先藉由武力的琉球處分破壞日本與琉球的境界，再藉日清戰爭完成鼓吹所謂「日本一般」的精神。在他同年其他的投稿中，認為現在正是沖繩人「要求作為純粹的日本國民之權利的時候」。(10 卷 9 頁)此後，他的沖繩史所關心的重點，是放在琉球王朝時的琉球統合以及日本與沖繩的關係，沖繩史中統合的過程經常被認為是大日本帝國統合過程的借鏡。對他來說，研究沖繩史是為了同時探討解決〈沖繩內部的調和〉與〈日本和沖繩的調和〉這兩個課題的關鍵。

但是伊波並不是無條件讚美這樣的統合。他一方面認為因琉球王朝統一沖繩，所以人民都在「歌頌『首里天加那志』」，一方面卻給身為統治者的首里人嚴



厲批評。他說在現在的沖繩「三種人民」的對立又重新復活，也就是「首里人那霸人地方人」的對立。據伊波說，身為琉球王朝的主角的首里人，是「政治巧致的老手以及富團結心的人民」，將「那霸人」與「地方人」從政治中排除，可說是「對三山遺民的威壓」。(10卷14頁)當然，琉球王朝的首里士族們也置於薩摩的統治下，他說在王朝時代「ユカーツチュ(首里、那霸的方言，意思為乖孩子。資料來源：日本沖繩語言研究中心 <http://ryukyu-lang.lib.u-ryukyu.ac.jp/srnh/syll.php?area=SN&keys=%A5%E6&pg=4>)」就是士族，原來就是指「為征服者的爪牙，從事將同胞奴隸化的運動的同黨。」(7卷280頁)

然而，當在琉球王朝的統治下，「怨聲從社會各階級中湧出」時，「打破三階級的區別，應該混合人民成為大勢力」這樣的聲音是來自何方？伊波認為這樣的聲音不是來自沖繩內部，

-----p293

「是來自日本中心為了促進與琉球的合併」。(10卷14頁)換句話說，日本要廢止琉球王朝，就要破壞古來的地方分裂與階級差別。但是，似乎伊波並不讚賞日本進行的「混合」。在他同時期的投稿中，將「琉球合併」後的沖繩形容為「殖民地的時代」。(11卷229頁)

從以上的論證，可以整理出伊波的基本世界觀。一言以蔽之，他對於政治權利同時存在著嚮往與拒絕。在他的見解中，「人種」間的對立，依武力強制統合，以及民族主義形成的一體感，這些制度面的統一，只依政治權利的作用是無法解決的。但是，這樣的對立一旦開始調和，在統治者的權力下，差別與統治就固定化了。所以，打破這樣的權力的權力，也只是重復新的統治與差別。對伊波來說政治一方面帶來安定與統合，另一方面又產生差別與統治，同時存在著雙面的特性。

這樣的世界觀，可能來自伊波幼年時的體驗。大概是他遭首里士族的學生們排斥時，這需要藉由更大的政治力來調停，那就是大和出身的老師吧。原來幼年的他在首里所寄宿的地方，正是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的教師自宅。但同時，伊波在中學校時的罷課，卻是必須與大和教師的差別待遇相鬥爭。所以伊波本身儘管憧憬成為政治家，但是因為自身的資質與狀況而斷了此念頭。後來，他持續抱持著對琉球王朝與日本的矛盾態度，其背景被認為是存在著對成為政治家的憧憬與拒絕的進退兩難的處境。

為了調停對立，權力的介入是必要的。但是，權力又產生統治與差別。當時的伊波正矗立在這樣的政治思想上無法解決的難題中。對於「日本」與對於「琉球」都無法做到同一化，正反映出了作為雙重少數族群的他的立場。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從事了琉球定位的工作。

-----p294

## 作為防壁的同祖論

伊波發表的日琉同祖論的原型，是出自1901年在高等學校求學中的投稿。

他依據前述的 Chamberlain 的語言學研究，主張「琉球今日大多數的住民」都是「在天孫人種大移動的途中，所遺留下來的人的後裔」。(1 卷 526 頁)

Chamberlain 說的架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琉球與日本語的關係近似「西班牙語與義大利語」乃至「西班牙語與法語」的關係，兩者被假定為共通的「祖語」。另一個是依據日本的記紀神話，擁有共通祖語的集團從朝鮮半島首先在九州登陸，大部分的人征服了先住民，開始進行被稱為神武東征的東進行動，一部分則南下至沖繩。(8 卷 515 頁) 伊波說沖繩人是「在天孫人種大移動的途中，所遺留下來的人的後裔」，也是沿用這個說法。

再者，據 Chamberlain 的說法，琉球語比日本語存在著更強烈的共通祖語的特質。(8 卷 515 頁) 伊波依此點，主張沖繩「操著類似『古事記』中的話，有著彷彿『古事記』中的神話，而且遺留著很多看似日本古代遺風的東西。」(1 卷 525 頁) 同時，這個說法和琉球處分與日韓合併時，流傳在領有地區殘留著日本古代風俗的說法一致。以後的伊波學說就在這個基本線上展開了。

伊波之後入學於 Chamberlain 所任教的東京大學文科大學的語言學科，也修習過金澤庄三郎與上田萬年的課。之後，又與人類學者鳥居龍藏結識，並於 1904 年鳥居前往沖繩調查時，與之同行並擔任嚮導。在求學中發表關於沖繩史的論證登載於『琉球新報』，在正高漲的同化導向中，成為以學問證實沖繩人就是「日本人」的人物的期待，開始集中於伊波身上。

-----P295

1906 年從東京帝大畢業後，返鄉發表了「關於沖繩人的祖先」，並於『琉球新報』上連載。這篇文章，在日韓合併翌年，也就是 1911 年出版的『古琉球』中修改再收錄，成為戰前的沖繩史的標準。

伊波在此展開的說法，也許可說是將鳥居龍藏的人類學與金澤庄三郎的語言學研究作為血肉，附著在前述 chamberlain 學說的骨架上。首先從語言學來說，記紀神話與『萬葉集』被舉為是古代日本語以及現代沖繩語的類似例子，並作為同祖的證明。又從金澤的研究中，發現日本語中的ニシ（西方）的原義是イニシ（過去），指的是當時神武東征「他們出發來的地方」，對此舉了琉球語稱北方為ニシ的例子，主張沖繩人的祖先是從九州南下的。<sup>23</sup> 在此將從朝鮮半島至九州登陸的集團分成東進與南進，當然就是要補強 Chamberlain 的說法。

再者，以下為伊波所參照的鳥居的研究。鳥居發掘沖繩本島與八重山群島的遺跡後，宣揚沖繩以前有愛奴居住過，而且八重山至十五世紀為止存在著與台灣「生蕃」同種的馬來系人種。鳥居認為在沖繩人中多毛者很多，原因就是混了愛奴的血統。伊波支持鳥居這個說法，因為在沖繩散佈著有愛奴語的地名，而「琉球諸島的住民中有些生有馬來眼」，因此也認為混有馬來系的血統。<sup>24</sup>

當時的沖繩輿論，如果考量到主張沖繩人是「日本人」而異於愛奴與「生蕃」，那麼認為愛奴系與馬來系的血統有混入的伊波學說，看來是與前述的相左。而這

---

23

24

樣的混血主張，對伊波的日琉同祖論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理由是當時包括鳥居在內的人類學者，認為古代列島上的愛奴與馬來系的先住民，是大陸系民族從朝鮮半島度來時征服的，結果是這三個血統混合形成了日本民族。<sup>25</sup> 換句話說，沖繩人夾雜著愛奴與馬來系的血統的學說，就是主張在血統上與日本民族有相同的組成。

如果照伊波的說法，沖繩人也具有強烈的從大陸來的祖先的特性，沖繩

-----P296

「提供了研究日本古代史或從事日本語典的歷史研究者珍貴的材料」。這樣的他所下的結論是，藉著琉球處分「今日吾等與闊別二千年的兄弟再度邂逅，並生活在同一政治之下」。<sup>26</sup>

伊波從哪裡意識到這些尚不明確，但在第八章提到，金澤與鳥居因持有日鮮同祖論而成爲正當化朝鮮統治與同化的論者。金澤延伸了 chamberlain 的學說，認為日本語與朝鮮語的關係等同於「西班牙語與法語」的關係，提倡朝鮮語「並不是吾之國語的一個分支，恰如琉球方言與吾之國語同樣的關係」。藉由這樣的說法，朝鮮總督府與日本論壇遂主張朝鮮的合併並不是侵略的復活。所以，有著相同祖先的朝鮮因在數千年不同的生活裡與「日本」產生了「民情」的差別，直到藉由同化政策追趕上所落後的爲止，存在的這種差別是不可能消失的。在朝鮮保留了日本古代封存的俚語，就是證明朝鮮的停滯與落後的材料。

如果這樣的話，伊波的日琉同祖論變得與日鮮同祖論不可分，統治者遂開始模仿上述的學說。但是在他的同祖論中，包含著有些不能停止的要素。他在 1905 年時，以沖繩的神話與說話保存了日本古來的東西爲前提，於是以下主張：<sup>27</sup>

- 1.吾人對這些精神的產物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必要，且是義務要加以保存。
- 2.然るに小學教員中には一種の愛國心から割り出してこれらの貴重なる說話をからぶちこはさうとする人がある。在此不久就必須切斷大和民族與（沖繩人的祖先）阿摩美久派的聯繫。也就是說，能夠顯示擁有類似的神話傳說與體質語言等的二個種族之間關係的東西就消失了。

-----P297

伊波說，沖繩的神話與語言，因爲擁有這些就成了「日本」，破壞這些就是破壞「日本」。換句話說，伊波所謂的「同祖」，並不是強制同化的理論，相反地，是作爲守護沖繩獨立性的防壁。

伊波在 1907 年的演講中，形容琉球處分後的沖繩「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抵抗著個局勢。不想要自取滅亡的人對也無能爲力。一個人日本化二個人日本化，於是在日清戰爭結束之際，可以聽到從當初罵明治政府的人的口中說出帝國萬歲」。(7 卷 8 頁) 這樣的情況下，擁護沖繩獨立性的方法就受到限制。在少數族

---

25

26

27

群方面，以思想為武力做為對抗的方式被奪走後，在只能遵從統治者的話而沒有表現自己立場的手段的情況下，能夠取得的唯一方法，就是將統治者的論點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解讀。美國初期的黑奴解放運動，提出聖經上所說的差別的不正當性，轉換統治者的論點並反駁回去，成了有效的武器。「同祖」原本是日本一方面為了顯示出同化沖繩與朝鮮間的差別，一方面是用來說明他們被定位在「日本人」或「非日本人」。但伊波卻將其使用在一方面成為「日本人」的平等，另一方面則強調與「日本人」不同的性格。

伊波在 1907 年演講中，一方面說：「沖繩的近代史對於社會學上所謂的社會化是很好的例子」，一方面又說自己有「日本人」的樣子。據說「沖繩人是在日本國建國以前從南島過來建立國家的，雖然是日本人的一支，但在二千年間自然形成另一個民族」，換句話說，作為是「日本人」又非「日本人」者，擁有「固有的本性」。至此和統治者同祖論相同，他繼續提倡「融合種種不同本性的人民，國民就成了大國民」、「如果作為沖繩人在本性上卻看不出來的話，これとりもなほさず，是精神上的自殺。這無疑就是國家的損失。」這裡所說的包含「不同本性」的「大國民」，就是伊波主張的「日本人」的形象。（7 卷 7、10、11 頁）

-----P298

包涵如此多樣性的「日本人」形象，不是為了反抗大日本帝國，而是要提倡更高層次的「統一」。伊波在 1909 年的談話中說到：「國家主義者一直說的統一統一，那樣的統一只是只保留一部分持有原有的特質，其他的就完全去除」，所以主張「能夠發揮作為每個人的特質並將他們包涵其中，才是真正的統一。」（10 卷 336、337）據他說的，「尊重他人的性格，不久就會效忠國家」，比起偏狹的同化論，多樣的「大國民」才是「忠於國家」。（7 卷 11 頁）

根據第九章中野正剛以多元主義來否定朝鮮獨立運動，這樣多元的「日本人」形象與沖繩獨立並不相通。伊波認為與日本全面對決的狀況是不可能的，加上他亦厭惡「人種」間的對立，所以應該要盡量避免此事發生。他在 1909 年說到：「自己從少年時開始就感受到他府縣人與沖繩人之間有一大鴻溝，真的想見到這個鴻溝被填起來」，他表示要徹底調和這樣的對立。（10 卷 336 頁）以下是他於 1910 年論述的：<sup>28</sup>

.....我們在作為沖繩人的自覺下，是否能結束對內地人的模仿仍是疑問。.....然而對於沖繩縣廳計畫謀反的愚蠢行為沒有成功，那些暗地裡的不平朝著很巧妙的方向發展，青年成為社會主義書籍與露西亞悲情小說的讀者變多了。假如這樣的風氣不斷的成長，人種上的恐怖鬥爭將不受約束。

對伊波來說，如果放任現在的差別狀態，擔憂不久將導致「人種上的恐怖鬥爭」。今後他所害怕的東西，就是藉著政治利的關係，發生對沖繩不利的暴動。在這個談話中，也說到：「十年前破壞舊物、模仿日本的單純社會，

-----P298

今日萌發了身為沖繩人的自覺，開始了舊物保存與排斥模仿」，使「身為沖繩人的自覺」的抬頭與「人種上的恐怖對立」的迴避兩者同時進行，就是伊波思想的課題。他以解讀同祖論來完成多元的「日本人」形象，就是反映了上述的目的。